

三教九流都为段氏所用



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联合报道

►作为功臣,段志玄死后葬在陕西礼泉县昭陵乡庄河村。

本报深度记者 张向阳

战争年代,驰骋疆场,和平时期,则要传递文化。历代世人大族多以文化影响后世,其家学也多以经学礼教为传统,但段氏家学传统表现出兼收并蓄相对开放的“杂学”特点。

段氏家族到官至宰相的段文昌始有文名,段文昌著有《食经》五十卷,惜已失传,其一篇《平淮西碑》敢与韩愈一争高下。段成式则是其家族中文名最高的中坚人物,以一部《酉阳杂俎》享誉千秋,段安节又以撰著《乐府杂录》留名文史,段公路又著《北户杂录》以保存岭南文化而独具价值。

从文学体裁来看,段氏家族所留下的这三部书皆属于笔记小说,作品大多以随笔记录见闻的短文组成,并且皆热衷于搜异传奇。段成式自己于书序中标榜曰“抑志怪小说之书也”,《乐府杂录》是段安节所见唐代音乐艺人等的见闻录,段公路的《北户杂录》则是研究唐代岭南地区文化的重要学术著作。

对于以经学为传统的士子来说,这些搜奇好异的东西似乎上不了台面,然而这“杂学”恰恰又成为段氏的独特之处,也是上千年来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。临淄段氏研究者许智银说:“《酉阳杂俎》记载的许多宝贵逸闻轶事都有独家唯一性,‘信而有征,可补史阙’,由于段成式遍览群书,博闻强记,‘古之佚文秘典,往往而在,故征引者不绝也’,后世各类书籍从《酉阳杂俎》中各取所需,广泛征引,反证了《酉阳杂俎》的资料具有不可替代性,其价值正



在于段成式所记往往是即将消失的或众人忽略的,因而尽管其所记‘极诡怪浮夸’,后人还是征引不绝。”

至于在那个崇尚儒学的年代,临淄段氏为何会热衷“杂学”,究其原因,首先有天然禀赋。段氏族人尤其是其中几个文化人,幼有才气,学识过人。段文昌以其官至宰相的高贵,为其家族创造了优裕的生活环境,他的儿子段成式“博学强记,且多奇篇秘籍”,自幼遍读典籍,“每披阅文字,虽千万言,一览略无遗漏”。其家族家教耳濡目染的熏陶,造就了后代著书立说的共性特点。

为了方便读书,段家自然少不了藏书,很多还是秘籍。段文昌为相二十余年,拥有了富裕的家藏私书,段氏后人因之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图书秘籍。《旧唐书》中《段文昌传附成式传》云:“家多史书,用以自娱,尤深于佛书。”《酉阳杂俎》、《乐府杂录》、《北户杂录》,内容各有侧重,皆是广泛征引古代典籍,保存了大量已佚的书目,足见其家藏书颇丰。段成式还曾“为秘书省校书郎。研精苦学,秘阁书籍,披阅皆遍”。秘书省校书郎可以出入深宫,从而见到大量奇篇秘籍。

更重要的是,段氏家族兴盛于文化开放兼容的李唐王朝,除了儒学,他们兼容并蓄,尤其是临淄所在齐地的文化风尚,段氏家族倾心吸纳。“齐国濒临大海,使它具有许多内陆国家所不能有的海洋文化的特点”。许智银告诉本报记者,齐国的海洋文化特点培养了齐人豪爽的人格和开阔的心胸,如

段文昌,少时便有齐人遗风。虽然迁居荆州,但段文昌依然保有齐人风度。段文昌一生多次入蜀摄官,又“移镇荆南”,“世客荆州”,在长安有宅,这种不断迁徙的生活,使段成式有机会跟随父亲了解各地风土人情,段成式入仕后,亦多次出任吉州、处州、江州刺史,每到一地,他都能深入考察地方风俗,以其祖籍文化融会各地特色文化,兼收并蓄多种知识。

“可以说段氏家族家学以‘杂记’著称,是其家族以齐鲁文化为核心,兼容吸纳所迁徙地文化的结果,反映了传统文

化和地域文化的互动影响。”许智银说。段氏家族还有思想开放,较少束缚。比如段文昌尤喜《金刚经》,段成式记载:“时先君念《金刚经》已五六年,数无虚日。”段文昌的好佛喜道对段成式影响很大,段成式又“精通三教”,“尤深于佛书”,说明他儒释道兼通,思想不囿于一学,特别是与僧人、道士多情谊,屡屡有诗句提到与释道的交往。实际上,唐代段氏家族的社交圈一直很广,既有政客文人,也有僧道隐士,遍及三教九流,这对其以杂闻名的家学的形成不无裨益。



段志玄墓前的石羊。(本版图片均由许智银提供)

研究者说

家学传统以“杂”扬名



许智银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

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殊不同于以诗书礼教、科举仕宦传世的名门望族,其家学传统以“杂”扬名,以著述显现,以价值宝贵取胜。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、段安节的《乐府杂录》以及段公路的《北户杂录》,三种以“杂”命名的撰著,从思想目的到内容风格,莫不一脉相承,而又各有千秋。

段成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以诗文显名,而以笔记小说《酉阳杂俎》享誉青史。《酉阳杂俎》自问世以后,一直颇受历朝士人关注,征引其书材料者不计其数,至今仍是学界广泛引用的书籍之一。李剑国首肯《酉阳杂俎》曰:“唐世小说,本书最传,为古今瞩目。”《酉阳杂俎》的写作宗旨为,举凡经籍不载的、诸子不语的、正史不屑

的、别集不收的,有关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、精神信仰等都在他的记录范围,而以志怪为标的。段成式摄取现实生活中的千奇百怪,诡秘异闻,以闳深奥衍之词曲折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全景,从物质生活到意识形态,芸芸众生,世态百相,三教九流,搜罗殆尽。正如明毛晋所云:“天上天下,方内方外,无所不有。”《酉阳杂俎》一千二百八十八则闻见书录,对全面了解和认识唐代文化具有广泛的索引价值,可谓唐代文化史上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。

段安节以一部《乐府杂录》扬名后世,该书是在《教坊记》所缺的基础上完成的。段安节曾说,因为经过战乱造成乐器毁坏、乐人散亡、乐章丧失情况严重,他感到有必要根据自己

的记忆,将“《教坊记》亦未周详”的内容补记下来。正是有赖《乐府杂录》的记述,唐代的乐曲名称及内容,才能够以原貌呈现于后世。

段公路以著作《北户杂录》进入唐代文化名人之列,撰写风格一仍其父兄《酉阳杂俎》和《乐府杂录》的特色,广泛搜集奇异物产。《北户杂录》可谓唐代岭南地区物产的集大成,段公路在书中大量征引前人关于岭南地区物产的纪录,关于岭南地区物产资源的分布,为后世全面认识唐代岭南地区的生态环境,提供了较为详尽的一手材料,关于岭南地区各种特色食品的介绍,既展示了岭南地区与黄河流域饮食文化的差异,又为充分认识岭南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。

家族解码

研究苍蝇的文学家

段郎中成式,博学精敏,文章冠于一时。《酉阳杂俎》卷十七《广动植之二·虫篇》有云:长安秋多蝇,成式蠹书,常日读百家五卷,颇为所扰,触睫隐字,驱不能已。偶拂杀一焉,细视之,翼甚似蝴蝶,冠甚似蜂。性察于腐,嗜于酒肉。按理首翼,其类有苍者声雄壮,负金者声清聒,其声在翼也。青者能败物,巨者首如火,或曰大麻蝇,茅根所化也。

段成式读书如蠹书,不顾蚊蝇叮咬,每日读百家书五卷。偶尔逮住一只苍蝇,也不放过仔细探究的机会,而且还总结出了长安秋蝇的特点,其好学习与好探究之甚于此可窥见一斑。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卷十一《广知》惜清河王之口曰:“人不读书,其犹夜行。二毛之叟,不如白面书生。”

除了苍蝇,段成式研究了各种昆虫,众多昆虫的名字因段成式的记载也留下了其俗名。如蚂蚁,“蚁,秦中多巨黑蚁,好斗,俗呼为马蚁。”马蚁一词出现之后开始被广为应用。

宰相段文昌曾到寺院蹭饭

段文昌早年在荆州客居期间,不仅政治抱负难以实现,生活也贫困潦倒,以至于到佛寺求食。宋王谠《唐语林》卷五《补遗》云:“段相文昌,少寓江陵,甚贫窶。每听曾口寺斋钟动,诣寺求食,寺僧厌之,乃斋后扣钟,冀其来不逮食。”这段艰难的经历在段文昌心目中印象颇深,大和四年(830)出镇荆南时,曾题诗曰:“曾遇阇梨饭后钟。”

还有记载:“丞相邹平公段文昌,负才傲俗,落泊荆楚间。尝半酣,鞭履于江陵大街往来,雨霁泥甚,街侧有大宅枕渠,公乘醉于渠上脱履濯足,旁若无人。自言:‘我作江陵节度使,必买此宅。’闻者皆笑。其后果镇荆南,遂买此宅。”

段家收受大量下属的书

至唐代,世族家庭尤其重视文化教育和收藏书籍,段文昌本身既好读书,又博览经史,为官二十余年,拥有了富裕的家藏私书,但其得书的途径却受到时人非议。《旧唐书》卷一百六十八《钱徽传》云:“文昌好学,尤喜图书古画。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,以文学知名,家多书画,钟、王、张、郑之迹在《书断》、《画吕》者,兼而有之。凭子浑之求进,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,求致进士第。文昌将发,面托钱徽,继以私书保荐。”段氏藏书当中有不少是如此收受的,然人有错,书籍无过,段氏后人因之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图书秘籍。

《酉阳杂俎》、《乐府杂录》、《北户杂录》,内容各有侧重,皆是广泛征引古代典籍,保存了大量已佚的书目,足见其家藏书颇丰。《酉阳杂俎》的名字也暗示了其家藏书丰富的信息。酉阳即小西山,今湖南沅陵,相传山下有石穴,其中藏书千卷,段成式以其家藏秘籍与酉阳逸典相比。段成式又曾任集贤院,集贤殿是唐代文学三馆之一,为段成式博览群书提供了便利,保证了《酉阳杂俎》能够广泛涉猎搜取所需材料。段成式还曾“为秘书省校书郎。研精苦学,秘阁书籍,披阅皆遍”。秘书省校书郎可以出入深宫,从而见到大量奇篇秘籍。拥有富裕藏书是文化世家传家的法宝,段氏家族优越的图书条件,使其后代能够从兴趣爱好出发杂记奇闻异事,兴微继绝。

据《唐代临淄段氏家族研究》(许智银 著)

更多世家报道请登录齐鲁晚报网(<http://www.qiwb.com.cn/>)齐鲁世家专题页面。